泰罗托雷 | 理性的覆灭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6287443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F/M
Fandom:	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| Ultraman Taiga
Relationship:	泰罗托雷
Characters:	泰罗, 托雷基亚, 东光太郎, 雾崎
Additional Tags:	昭和paro, 非典型修水工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2-01-08 Words: 5,497 Chapters: 1/1

泰罗托雷 | 理性的覆灭

by Gigot

Summary

> “人们有可能毁于他们所知所有的东西，但他们本身固有的品质却可以拯救他们于危亡。”

“失礼了，”东进了门，在玄关换鞋到屋里去，女人的宿舍没什么人气，窗沿积了薄薄的灰，榻榻米上空空如也，干净得像从没人住在这儿似的。他进卫生间修她的下水管，小问题，只是衔接处松了，拧紧了，再开水龙头就没有水渗出来了。光太郎拎起工具箱打算收工，抬起头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生着一双温顺的眼，但看起来非常寂寞，空茫又很疲惫。他吃了一惊，镜子里的女人好像狐仙似的悠悠地吐出云雾来。光太郎好一会儿才从志怪小说一般的气氛回神过来，意识到她就是请自己来的雾崎。雾崎依靠着卫生间凝望着他，两指间夹着细支香烟，光太郎转过身来，郑重地低头向主人致意，她的目光追着他走到自己面前，雾崎眨眨眼，错开视线去吞云吐雾，“结束了么？”她微微调整身体，身段一拧，美丽的曲线让人难以错开眼。“结束了，”光太郎低下头，看到她半遮在裤脚里的裸足，圆圆的脚趾可爱又整洁，好像脚趾缝都是干净的。

“再检查一下吧，”雾崎吸烟，然后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：“请。”

她咬得很重。

“已经检查过了，”光太郎一贯是老实能干的好人物，又一次被质疑也只是笑着回应：“只是松脱了，已经拧好了，一旦有问题，您还是可以找我来。”

女人很不耐烦：“我不要别人进我的房间！”

“已经没关系了，”光太郎安慰她。

雾崎摁着额头，一只手指着卫生间里头，话都不想要讲。东不喜欢颐指气使的人，也不和他们接触，但雾崎蛮横地跟他闹，他却并不生气，女人强横无理的要求似乎夹杂着异样的渴求，光太郎有直觉，即便自己顺着她的心意，她也会不停地提出无理的要求。他叹口气，折返回去，又开了一次水龙头，水管连接的地方拧得很紧，没有问题。

“检查完了，”光太郎站起来，低声说道。

“再检查一次吧，”雾崎看也不看，把燃着的烟摁灭在门框上。

他叹口气，只得再看一次，扭过头，才要讲话。

雾崎轻声道：“屋子被你踩脏了，请收拾一下吧。”

真难缠！东深深地吐口气，抄起吸尘器收拾榻榻米，为了防止雾崎再给自己找麻烦，不等她吩咐，他就抄起抹布简单地把卫生间收拾了。

光太郎肚子里憋着一股火：“好了，收拾干净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雾崎只是望着他，微笑着，两指一松，烟蒂掉在地面上，她平静地问：“现在不是又脏了么？”

望着她垂着眉眼的模样，光太郎的心好像被撞了一下，眼前难缠的女人他并不觉得可憎，而是从她接连不断的命令中得到了另一种信号，雾崎好像爱上自己了。东很确定，她骨子里透出来的寂寞错不了的，她少个男人。

“快啊，”雾崎的语气里有了笑意，笑容也越发明媚，不再死气沉沉的了。

男人对迷恋自己的女人都会变得格外怜悯而宽容，东什么也没说，俯身捡她的烟头，眼睛偷偷瞄她的脚趾，又移开视线。

“丢掉。”

“什么？”光太郎抬头看她。

雾崎居高临下地瞧着他，然后抬起脚，轻轻地把他手里的烟蒂踢到地上去，她似乎很

满意自己的恶作剧，欣赏地看着他的脸。光太郎只是望着她，然后站起来靠近她。雾崎意识到这男人比自己更高，也比自己有力，但慌乱了一瞬，又镇定下来，很无所谓地斜睨他。

光太郎说：“现在让我走，我会走。”

“哎呀，吓死人了，我要让您留下来呢？”她的敬语满是挑逗的意味。

“那我就打算留在您身体里了。”

雾崎愕然：“……你太无礼了！”

光太郎把她拦腰抱起来，雾崎猛地腾空，惊魂未定地望着他，她似乎缺乏求生的本能，被只打过照面的男人放在空荡荡的榻榻米上仍一声不吭，似乎从未了解过该如何向人类社会求援。

光太郎拽掉皮带，看她还是一副神游似的模样，于心不忍，拍拍她的脸颊：“快喊救命。”

雾崎被他拍醒了，左顾右盼，小声嗫嚅：“救命……”

“喊大声点，”他左手伸进她头发里，慢慢摩挲她的耳侧，雾崎被他抓在手里，歪着头躺在他手心里，她想喊人，但张张嘴，放弃了，说：“你弄死我吧。”

“说的什么丧气话，”光太郎把裤子脱下来，单穿的一条四角内裤也被勃起的阴茎撑得鼓鼓的，他说：“你最好叫人把我抓起来，否则我一定不放过你。”

雾崎冷笑一声，不以为然。

“你究竟怎么了？”光太郎把她压倒在榻榻米上，她的身体和他想象得一样柔软，他亲吻她的脸颊，雾崎也不拒绝，他拽她的裤子，她下意识握他的手，又松开了，还赌气似的踢掉了自己的内裤。光太郎小心翼翼捧着她赤裸的下身，又问：“喂，雾崎，你真要做么？”

她伸着脚趾摁他的脸：“你要当强奸犯，我不会阻拦你的。”

“你不觉得现在算合奸？”握着她的脚踝向两侧分开，光太郎仔仔细细观察她肥厚的两瓣肉唇，“你没有过男人吧？”

“你好像有不少女人，”雾崎无所谓地吸了口烟，好像下沉到另一个空白的世界去了。

“没被东京的女人垂青过，”光太郎吻她的膝盖，雾崎缩了缩身体，他扑到女人身体上，雾崎猛然挣扎起来，双手敲他的胸膛，两条长腿乱踢，东挤到他两腿之间去，“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”

她那双温顺的眼睛望着他，嘴唇抖了抖，吐出话来：“我，我怕得病……”

“得什么病？”光太郎揉了揉她的下身，雾崎虾米似的蜷缩起来，她张着口，眼睛眨个不停，说不出话。男人两指启开女人的身体，温柔地挖掘她的阴道，雾崎喘息着两只手慢慢抓住让她快乐的那只手臂，猫似的温柔地摩挲。躺在她身后，光太郎吻她的后脖颈，“雾崎好可爱。”

薄薄的皮肤底下颈椎突出的弧线很美观，他舔了舔，雾崎猛一回头，恨恨咬住他的面颊。光太郎揉她微微挺着的胸脯，轻声道：“很疼的，快松开。”

她报复似的磨了磨牙。

手指从雾崎身体里退出来，她很不解地松开嘴，“不做了么？”

“做，”光太郎把内裤脱下去，阴茎翘得老高，雾崎伸手碰了碰，那东西热腾腾得好像活物似的搏动着，他声音有些暗：“你再碰碰。”

“不，”雾崎把两只手都背到身后去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，”抬起她的腿，扩张好的阴唇软得一塌糊涂，光太郎扶着阴茎抵着那道细缝磨蹭起来，龟头碾过阴蒂，突如其来的快感让雾崎又紧张起来，他只得一遍遍抚摸她的腰腹和大腿，下身配合着在女人阴唇外滑动，一路蹭到她小腹上，雾崎说：“停！”她忍着强烈的不适用两指夹着他的阴茎，压在自己小腹上，比着剪刀手衡量着翘起部分的长度再加在自己肚皮上，她自言自语：“是不是尺寸不大对？快到我的胃了，真的没问题么？”

“男人都差不多的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

“真的，”光太郎正直的脸不像在撒谎，雾崎将信将疑又躺回去，前端顶进她身体里，穴肉谄媚地绞动起来，小穴又胀又痛，过电似的麻痒一路窜到脊椎去，雾崎捏着拳头，后腰软得一塌糊涂。

“别害怕，没关系的，我不会伤害你，”光太郎掰开她的手指，双手和她相握，腰肢挺动个不停，抽插的阳具也越来越深，软滑的肉穴又湿又嫩吸得他不停吸冷气。

雾崎的情欲很浅，被男人作弄一阵就去了几回，浑身软绵绵得塌下来，“很奇怪……”

“没什么奇怪的，只是做爱而已，”光太郎干脆扛着她的两条长腿，随自己意愿猛地齐根埋进放肆地抽插起来。

“不对，不对……”她吃进前所未有的深度，又惊又惧，捂着自己的小腹呜呜咽咽哭喘个不停，下身泥泞不堪的肉唇委屈地侍弄着男人的阳物，没一会儿就变得殷红淫靡，呕吐似的吐着一股股淫液。雾崎眼前阵阵白光，但无论几次失去意识，还是几次恢复神智，仅在学校里打过照面的男人依旧不知疲地操弄自己。雾崎隔着披散在脸上的卷发看他，心中生出荒谬的猜想：他想这样杀死自己么。

她不安地伸一只手去捂下身，又被光太郎拽着去摸两人相接的下身，雾崎碰了一下，缩回手指乖乖去抱自己的腿，呜咽着对他说：“你干脆弄死我吧。”

光太郎拨开她挡住脸颊的头发，抱着她的头吻她的嘴，雾崎哽咽一声，又随着男人的抽插颠簸起来了。

“你真的很漂亮，”他吻她的眼，雾崎好像被烟迷了眼睛似的直淌眼泪，她咽了下口水，一股烟味，“我要戒烟。”

她这么想也这么说，双手拽着光太郎的上衣一个劲儿不满地嘟囔。

“好啊，”光太郎抱着她，“别撒娇了……”

她低低地靠在他肩膀上啜泣，哽咽着，哽咽着，再只剩下细细的、均匀的呼吸声。光太郎扭头看她，雾崎温驯的眼睛紧闭着，她依旧是雕塑似的美女，他沉默着望着她好一会儿，把她搁在榻榻米上站起身来。“她总不能完全不住人吧，怎么被褥也没有？”东打开她的柜子，毫无防备，花瓶、内衣、团成一团的脏衣服、被褥山似的坍塌下来，光太郎点了点数量，只把冬被捡出来盖在雾崎身上，他摁了摁硬邦邦的榻榻米，判断雾崎醒了一定会腰痛。她脸上还有泪痕。光太郎不再碰她，一样样把她乱糟糟塞到衣柜的杂物都清扫、分类、整理。雾崎醒来还以为自己被带去了他的房间，拽着被子惊恐地转着深褐色的眼睛。光太郎很不解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在哪儿？”是雾崎的嘴唇哆嗦着。

光太郎手足无措地抓了抓后脑的头发，试探着回答：“地球？”

女人的白眼翻到天上去了。她移开头，窗台上半死的绿萝展着叶子——光太郎给它浇水了。我还在自己家？她心里想着，又放松下来，才一闭上眼睛，男人热乎乎的手心

捂在额头上，雾崎没好气问：“干嘛？”

“看看发没发烧。”他又捂着自己的前额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没我热，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？”

雾崎冷哼一声，不理他。

“喂，雾崎，”光太郎又拍她的脸，“晚餐吃点什么？”

她宁静的面孔上扯出笑容来：“你要追我么？”

“对，”他爽朗的回应道。

雾崎想说什么，又咽下去，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，把被子拉到眼睛底下，嘴巴闷在棉被里含含糊糊的说话。光太郎拽她的被子，她就急得骂人，雾崎被养得很好，骂人也不过那两个词，颠来倒去咒骂个不停。他不扯被子，她又钻到里面只留着那双温驯的眼睛望着眼前的男人。光太郎停在那儿，粗糙的手指拨开往她眼里钻的长刘海儿，他一言不发，目光却非常真诚，雾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眼前这温柔的男人或许的确是个好男人呢。

“给我买章鱼烧。”

“口味跟小孩子似的，”光太郎刮了下她的鼻尖，起身穿裤子。雾崎还是没有和男人上床的实感，只能安慰自己，哦，他看起来还挺干净的。穿戴整齐了，光太郎迅速看了她一眼，雾崎不耐烦推她：“快去，快去……”他一把捉住她的手腕，雾崎抽不回手，嘟囔着：“干嘛？”

“两条街外的蛋糕店你有吃过么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吃那个怎么样？”

雾崎狐疑地问：“不是去买章鱼烧么？”

“……”东很难为情，他坐到她身边，又很不安，站起来把榻榻米的垫子铺展开，“哎，你先睡这个？”

雾崎支起身子才意识到后背已经麻了，她嗔怪地看他一眼，从被子里站起来，又猛然钻回去，她说：“你去买。”

光太郎了然，隔着被子抱着她的身体把她移到垫子上，雾崎挑剔的目光才有了缓和。他借机问：“买零食是不是太不郑重了？”

“怎么又绕回来了？”

“哪有约会后请人吃章鱼烧的，”光太郎说，“简直比做爱之后给人泡方便面还要不堪。”

“约会？”雾崎沉静的眼睛凝望着他，她棕褐色的眼睛与现世隔着一层雾，空泛泛的，没什么人气，透着彼世的忧郁。东回忆起来，虽然自己对她的无理取闹用了些不合适的强硬手段，但离雾崎大骂自己是强奸犯的确将将过了几个小时。

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望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笑了？”他只敢怀疑。

雾崎兜头罩住自己整张脸。

光太郎一只手伸到被子里摸她，她摁着他的手臂咬他手背，东见情况很糟，忍着痛问道，“真就章鱼烧么？”

雾崎掀起被子才松开牙齿，她生来有张乖巧的脸，如果不是自己手背还印着牙印，东可不会信她会做这种事。她说：“你这样笨，难怪没东京的女人喜欢你。”

东信任地望着她，雾崎爬到柜子旁白去，细滑的浅色肉缝正对他，光太郎口干舌燥地错开脸。女人打开柜门，挑了一件很合身的窄长裙和羊绒的围巾，她穿上裙子再把围巾裹在赤裸的上身，略微调整，打了个活结。

光太郎没能忍住，轻声说：“还没穿内衣呢。”

雾崎盯着他，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，她冷哼一声：“反正是还要脱。”

她一副很懂男人的样子，但几个小时前才告别童贞。

东看了看自己的打扮，还没说什么。雾崎发号施令道：“你先出去，在校门口等我。”她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
“不舒服么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你快去。”她像道旋风似的把光太郎方才整理好的屋子又翻得像遭了贼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小公寓里乱窜。

光太郎体贴地问：“你在找什么呢？”

“不管你的事！”雾崎从牙齿里挤出几个词，但她转了两圈还是什么也找不到，又转回来，双手摁着大腿，皱眉闭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手纸被你放到哪里去了。”

光太郎小心翼翼折进卫生间，给她拽了块手纸。

雾崎又瞪他，“出去。”

光太郎只得去拿自己的工具箱回去，才一转身，就看雾崎又脱掉了自己的裙子，握着手纸用力地揩拭大腿，不见光的白肉给她擦出一道触目的血痕，但她犹不满足，又擦了几遍才解恨。雾崎满意了，抬头看到光太郎正望着自己，面孔一瞬间褪了血色。他走到她面前来，掰开她的腿，女人稀疏的阴毛上还挂着蛋清似的浊液。

“有那么讨厌么？”

雾崎一句话都不愿意答。她只是长了副温驯的皮囊，脾气很坏，被东整个人剥光了困在怀里也一副神游天外的表情。光太郎又问她，她只斜睨一眼，他见她实在很难沟通，只好拧着她要她趴在沙发上，再把屁股撅起来。雾崎则双手抱着胸，脸颊贴在沙发上，很无所谓地回头看他。那道优美的肉缝夹着红肿小阴唇，和女人的冷淡很不同，热乎乎的皮肤已经湿润了，光太郎掰开她窄小的阴道，试探着塞进食指抽插。雾崎咬着嘴唇看他，态度似乎又变得很好了。东全然明白了，她是又想男人了，才一副别别扭扭的态度呼来喝去。

“已经很湿了。”

她的阴道绞了绞光太郎的手指。他解开裤链，掏出阴茎随意捋了捋，扶着勃起的阳具去换抽出来的手指，肥嫩的阴唇一碰到阴茎就瑟缩地抿了抿，雾崎把脑袋埋在手臂底下才止住哽咽，她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回想起几小时前的性交，乳尖变得很硬很痛，下身也饥渴难耐地收缩个不停，光太郎一碰她的阴蒂，整个人就难堪地往前一缩，下身母畜似的没道理地随着男人手指的揉弄乱摆个不停。雾崎大口大口的喘息，仅仅是盘开胃菜，自己食髓知味的身体却已经情不自禁了，一只手胡乱伸到后面去乱抓，“不要了，快进来……”

光太郎反握着她的手，吻她的肩膀和赤裸的后背，阴茎停在雾崎的臀缝，雾崎不满意，“进来……别在外面……”

他任命地挺着阳物慢慢地在她阴唇上滑蹭，身下女人美妙地筋挛似的一哆嗦，微微挤进肉穴的龟头又掉了出去。雾崎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光太郎只好把她整个人压在底下，安抚了好一会儿，才把她的腿推高，粗长的阴茎挤开柔软的红肉，将将挤进去半个龟

头，雾崎伸手去碰，见只吃下一小块，不满地往他怀里坐了坐，只是用力不好，才吃下前端就又哽咽起来，光太郎安慰地吻她哆嗦着地嘴唇，她痴痴凝视着他，“好爽……”

“雾崎老师好敏感……”光太郎慢慢把阴茎挤进她的身体里，女人的阴道嫩滑的软肉谄媚地吸吮着男人的阳具，才进了大半，小阴唇已经撑得没有褶皱了。“嗯……”雾崎哼哼着答应，又开始喊疼，但放荡的身体却仍在男人狰狞的阴茎上起起落落。光太郎揉搓她雪团似的胸脯，一碰到硬果似的乳尖，她喉咙里就发出一阵阵颤声。他扶着她，让她坐起来。雾崎双手撑在他身体两侧，双腿跪着，一边母狗似的摇着腰吃着那一截阳物一边胡言乱语。光太郎好不容易才让雾崎软成一滩水的上身直起来，他得空看到了她的眼睛，依然空泛泛的，像凝视着另一个世界似的，只是沾了情欲，浑身都有了人气。

他摁着她的肩膀让她坐下去，雾崎没力气地推搡着他，一边摇头一边哭：“吃不下，吃不下……”光太郎捏了捏她的脖子，她吸着鼻子求饶，再一会儿随着男人的颠簸整个地吃了下去。雾崎哭叫一会儿，似乎清醒了，看到男人青筋毕露的手臂扑上去抱着撕咬起来。光太郎换个好借力的姿势扶着她挺动腰胯，阳物在她泥泞移乱的肉穴里进进出出，他并不想折磨她，但前端擦过她的宫颈时，雾崎好像卸了力气似的浑身发抖，一个劲儿地呻吟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不要杀掉我，我不会报警的……”

“这又是什么和什么？”光太郎笑了笑，总弄不清她在说什么，雾崎柔软的腰肢摇晃追着他的阴茎，他没轻没重地打她的臀肉，女教师顿了顿，不满地嘟囔几句，身体的颠簸却很诚实。他们闹了好一会儿。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很克制地敲暖气，光太郎正哄她睡觉，雾崎在黑暗里睁开眼睛，借着月光，他看清她的脸，他没见过这样目光像雪的女人。楼上的人不再敲了，雾崎也彻底醒了。她并不疲惫，只问道：“能继续做么？”

光太郎茫然看她，点点头，“行，当然可以。”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